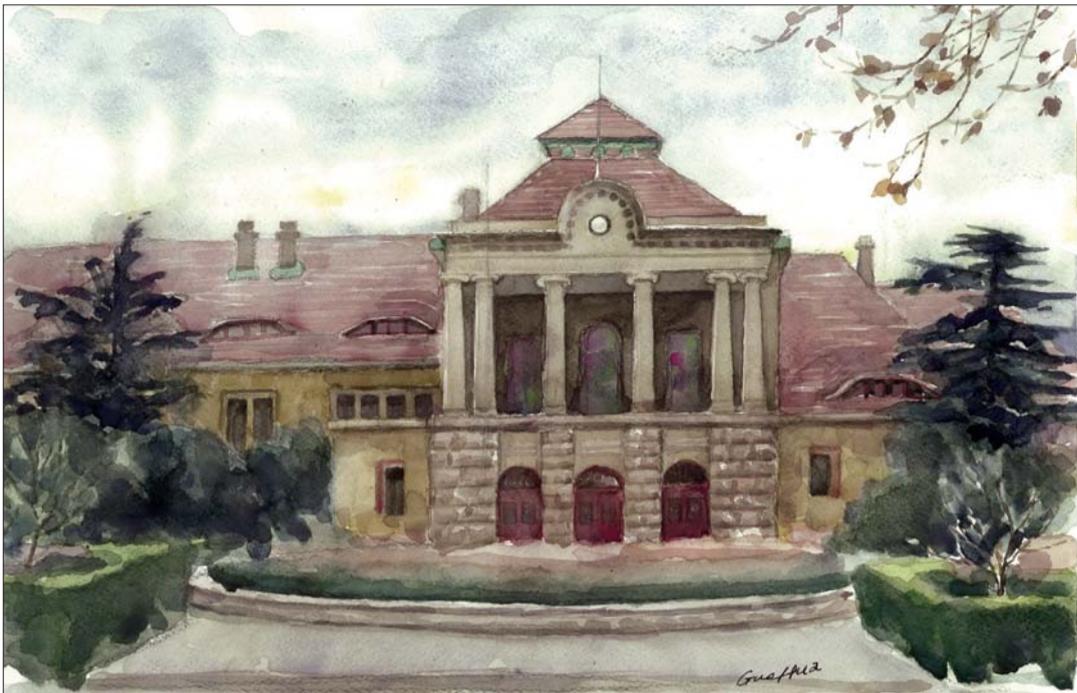


独自守候的胶济铁路济南站

文/画 张国华



济南曾有两座毗邻的老火车站,位于繁华的商埠区,而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也同时在使用。

1897年底,德国借口“巨野教案”出兵胶州湾,以武力占领青岛。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《中德胶澳商埠(青岛)租借条约》,其中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由青岛

经潍县、博山和经沂州、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,揭开了兴建胶济铁路的序幕。1904年,胶济铁路自东向西铺到济南,不久由英、德两国出借款项建造的津浦铁路也铺到济南。因管辖权所属不同,于是两条铁路在济南这个交会点上分别设站,北为津浦铁路济南站,南为胶济铁路济南

站。

直到1937年底,侵华日军占领济南时,将两座车站进行改造和扩建,第二年将胶济铁路济南车站并入津浦铁路济南车站。

两座颇具规模的火车站相距二百米左右,均为欧式风格,但同津浦铁路济南站相比,胶济铁路济南站相形见绌,德国的山东铁道公司不甘示弱,在1914年又重新动工兴建胶济铁路济南站,次年竣工投用。怎奈津浦铁路济南站太过经典以至于无法超越,那罗马式的圆顶钟楼早已深入人心,成为济南老火车站的标志,那些年真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!直到1992年,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被拆除后,胶济铁路济南站随即成为济南现存历史最早的德式火车站。多少赞颂的篇章与荣耀都归于前者,最后却落得个荡然无存,而它却安然无恙默默守候。

如今在车站街与经一路口的东北角,车站街30号济南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,就是胶济铁路济南站旧址。大门前依旧是川流不息的旅客,行色匆匆的人们不会留意院中老楼上高大粗壮的爱奥尼石柱;更不会为了老楼上滴答的钟表及孟沙式的屋顶和老虎窗停下脚步,而它故我依然,静静矗立在那里,像一位在独自等待的老人。是等待迟迟未到的旅客?是等待火车汽笛的唤醒?还是等待那一走就再没回来的伙伴?

小时候听说济南属于全国四大火炉之一,如今虽早已不在名单内,但夏季的热度还是有目共睹的。至少在省内,外地的亲戚一谈起济南的夏天,无需任何词语,直接一脸痛苦表情。先是干热,然后是湿热,最后是蒸笼一样的闷热。风是热的,下雨下太少还不如不下,下很大也只能保证一晚凉快……

【80后观澜】

戏水、烧烤,属于夏天的乐事

□辛然

现在室内会开一天空调,似乎想不起来那些没空调的年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印象里,会准备一盆冷水泡着脚,或者半夜起来擦身;或者鸿运扇摇摆着吹上一夜;或者睡前擦一遍凉席,躺下就舒服了……所以现在对家里的老电扇、旧凉席和大盆都很有感情,因为像共渡难关的伙伴。后来家里买了台空调,声音大,冷气少,但出于心理原因,听到空调嗡嗡起来就已经凉快了一半。冷气是奢侈品,每次开空调都要把房门窗关结实,密不透风;一家人恭恭敬敬地把凉席铺在空调正对的地板上,整齐躺下,感觉着那若有若无的凉爽。睡在地上,也是度夏的一大项。虽然楼房的地面不接地气,但也比床上要凉一些。所以除了睡觉,平时也会铺了凉席在地上玩。后来老妈总觉得地面太凉,容易生病,总把我赶到床上睡。有一晚实在太热,我半夜偷偷躺在了瓷砖地上,本来只想凉快一下,没想到舒服地睡过去了。老妈早晨看到我仰八叉躺在地上,吓了一跳。

即便热,也不能少了娱乐活动。夏季最大的活动就是戏水。在没有泉水浴场的时候,趵突泉、黑虎泉都是戏水的地方。作为一个济南人,只在趵突泉里游过一次,深感遗憾;后来这些泉禁止下水了,又觉得占了便宜。还有室外游泳场,少年宫、山师、青年泳池……票价便宜,浅水区很浅,深水区不深,完全是为“熊孩子”们准备的。后来在室内游泳馆,标准的深度、浮标划分了泳道,大家都戴着泳帽泳镜,姿势优雅,一声不吭地游着一个一个来,游完就默默上岸走掉,我才明白游泳和戏水是两个概念。只有戏水才是夏天的事情。

夏天另外一项就是烧烤。每到5月份我就开始期盼吃烧烤喝啤酒,虽然烧烤摊已零星出现,但还要等到六七月份的人多了,烤肉周转起来,才能约了“女汉子”们开吃。济南的小肉串是全国出名的,一人点五六十串没问题,一点点吃着慢慢谈笑;现在几乎都变成了大块肉,一人五六串就饱了,胃满了嘴瘾不足。烧烤摊要找个人声鼎沸的,选个露天座位,找几个结实的马扎,除了要串还要点上扎啤、花生。8月,烧烤就进入尾声,每吃一次都是告别。虽然济南现在几乎一年四季都有烧烤摊,冬季还会进入室内,但我们通常不会光顾——烧烤是夏天的事情,其他季节吃不对劲啊。

除了烧烤,要是再吃上回麻辣小龙虾,这个夏天就圆满了。麻辣小龙虾呢称麻小,是全国吃货的心头爱。济南有一家吃麻小的老店,如果那天我们不是碰巧路过,身边碰巧有“70后”指点,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。店很小,也能坐两桌人,虾肉肥满新鲜,销量很大。很多摊位二者都提供,但根据经验,烤串和麻小还是别一起吃:扒着麻小,就想吃几个串;吃起串了,又想捞一个麻小吃。手擦来擦去的更是麻烦。于是,虽坐纷攘街头小吃摊,却颇有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的感怀。



里巷,是一首歌谣

【历下亭】

□沙洲

夏日的黄昏,我喜欢在静谧的历下里巷间徘徊。

里巷窄窄的,两面是不高不低的院墙,葡萄藤、凌霄花儿们从小院的一角探出头来,好奇地打量着路人;虽在红尘闹市,这里没有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。几只麻雀儿叽叽喳喳在脚边觅食,灵巧地在青石板上蹦来跳去。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这些弱小的生命,不知“历史”为何物,它们小小的心脏,只负责简简单单的快乐。

一个个古朴典雅的门楼,历经岁月沧桑,竟然保存了下来。门楼是门面,代表了户主的社会地位、财富积累,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院落建筑风格与水准。在济南的里巷中,我们见不到北京城那种属于贵族王笄的三间或五间的王府大门,也极少见那

种有爵位品级的文武官员所采用的深门洞、广开间的大门。

在历下民巷的门楼中,等级最高的是金柱大门,因门扇安在金柱之间而得名,门前一个较浅的门洞,门扇下设门枕石,外出抱鼓石。数量颇多的则是如意门,这种门楼的特点是门扇比金柱大门更往外移,移到外檐柱的位置,并用砖墙将门洞封住。如意门可大可小,可繁可简,设不设门枕石、抱鼓石没有一定之规。另一种常见的是蛮子门,这是来济南为官或经商的南方人家的大门。蛮子门与如意门结构颇为相似,最明显的区别在于,蛮子门两山墙间的门洞全部为木装修,而不用砖砌。民居中最为司空见惯的是随墙门,这种门与两边的院墙在同一个平面上,不设独立的屋宇,只

在大门的上面稍作处理,做成小门楼或者加上简单的瓦檐。另有一些中西合璧风格的门楼,造型上明显可见西洋建筑艺术的影响……恍惚觉得,这些形态各异的门楼,是生动鲜活的表情:有的安详,有的落寞,有的惊讶,有的喜悦……小巷真静,缓步其中,心容易变得柔软而怀旧。

老街巷,慢生活的象征。似乎只有慢,我们才能好好品味那淡得看不见、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。独门独院,几代人相安。一个人的忧喜,全家人的悲欢。光阴流转,岁岁年年。外面风雨再大,心是踏实的,因为有全家人在自己身边。也似乎只有慢,我们才能体会远亲不如近邻的内涵。

流连于长长短短的里巷,目光总会被那些小小细节所吸引,

不妨将它们视为一篇古风的有机元素吧:那正脊两端轻盈舒展的祥云图案,是一对儿别致的动词,定格了招吉纳福的美好期盼;那线条流畅的两边带垂花柱的砖雕挂落,是一连串形容词,抒发人寿命年丰的欢腾喜悦;那做成宝瓶状的窗子,是一个谐音词,祈求上苍保佑岁岁平安;那雕刻着喜鹊登梅的雀替,是一个明喻,预示家中好事来临;那精雕着松竹菊兰的额枋,是一排象征,告诫子孙砥砺品行;那多层透雕花卉鸟兽的木裙板,是一段白描,展现生活的雨顺与风调;那嵌在墙壁间的如意形的拴马石,是一个逗号,让叙事在这里稍作停顿;那窗边立柱上完美的砖刻盘长(即“中国结”),谁说不是是一句深衷浅貌、千回百转的祈禱……

跑在二环南路的十五个春秋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蒋玉峰

省会济南东西长南北短,西起长清东至章丘延绵九十里,而沿着黄河大堤向南过了十六里河,跨过外环路就算出城了,南北不过十多公里的距离。寒来暑往,居住和工作在二环南路已有十多年,对这条路上的点点滴滴都有深刻的感受。

十五年前,初到二环南路上班,济南这座城市的蜕变才刚刚起步。记得那时顺河高架桥还没有踪影,泉城广场正筹划开工,整条二环南路还处于凹凸不平、扬尘蛇行的初级阶段,既没有路灯,也没有公交站牌。省内省外都知道山东的道路好,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济南的二环路新拓通不久,实际状况确实没能给省会城市增色。

前些年居住在闵子骞路上,到单位的距离大约十四公里,上下班的交通车不走东线,经过东方红桥向北到经四路人民商场一站就返回了。上班下班总是转乘公交车再坐班车,早出晚归很

费周折,为这只好在2001年私家车还不多见时,就添置了代步车。在接近十二年的春夏秋冬里,每天驾车沿着二环东路向南,爬坡再向西行。车窗外的雨雾冰霜变换中,燕山立交腾空而起,开元隧道穿山而过,山东大学兴隆校区从无到有,领秀城住宅楼渐已成群。最具里程碑意义的,是五年前舜耕路南延与二环南路贯通,南环沿线的兴隆庄、青石崖等村落由历城归入市中区的行政范围。仿佛一夜之间整条二环南路便车水马龙起来,塞起车来和市中心差别也越来越小。

济南的后花园在南部山区,驶入南外环就如同进入了风景区。从浆水泉水库西山的坡底向南上山,二环路是一段在悬崖峭壁中开出的山路。这段四公里左右的山路南高北低,落差很大,从最高点扳倒井村至财经学院门口相差得有十层楼高,中间迂回的一段路就是杀机重重的“怪坡”。怪是因为出事多,出事多是因为

从南向北连续下坡,不断踩刹车容易造成压力丧失,结果三天两头一个事故连着一个事故,车毁人亡的惨剧着实令人揪心。有一年,一个即将毕业已经办好手续将赴美国深造的大学生,外出购物在校门口毫无防备,被一辆失去刹车功能的拖车碾入轮下瞬间告别人生。后来管理部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专门在扳倒井村以南设立了车辆劝阻点,限制大型车辆从此路向北通行。

险处自有好风光。海拔高的缘故吧,怪坡这段山路的气候常常有别于山下。春季里,道旁的山顶上经常有“旗云”覆盖着,刚才还阳光明媚呢,突然就飘起了雨雪。赶上雾霭频发的日子,这段路就会失去能见度,雾特别厚还不容易散去,驾车技术不好的新手都畏惧走这段路。到了冬季,山路覆上冰雪就没有办法通行了。早先舜耕路没打通,下雪天只能绕行英雄山路再到南外环。开元隧道一打通,情况就改观了,金鸡岭

西侧的旅游路道宽路平,一路既畅通又有好风景欣赏。

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,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行在二环路上简直就是享受。远处山峦上层叠叠的树木,像是油画家抹过画笔的调色盘,红色的黄栌,黄色的槐树、青翠遍野的松柏,中间有粉灰色的野草灌木调和着,心旷神怡的美景让人感觉仿佛行在画卷里。特别是傍晚时分下班路上,山脚下的村落里升起袅袅炊烟,红红的晚霞映照在大山,哪怕只有一抹就已经令人陶醉了。如果当年老舍先生看到此景,说不定会续写一篇《济南的秋天之二》呢。

即使在城中的闹市区,只要你能沉下心来,一样能做到“结庐在人境,心远地自偏”,何况是群山环绕的外环路呢。一个人无论事业和生活历经怎样的欢欣和疲惫,只要能够用欣赏的眼光对待目力所及的繁杂,就会发现赏心的好风景。